

積極老化與高齡志工之因應

Active Ageing and The Coping of Elderly Volunteers

蔡長穎³⁰、呂朝賢³¹

³⁰ 南華大學生死系社工組助理教授，lb0033@nhu.edu.tw

³¹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所教授

摘要

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2 年提出了"積極老化" (active ageing) 的觀點，其概念在於扶持老人能從社會撤退轉換成參與融合，持續參與社會經濟生活、志願服務或終身學習。該政策架構所稱的積極活躍並不單指身體的活動或是加入勞動市場，而是指持續對社會、經濟、文化、及公民事務的參與，希望高齡者在退休之後，能夠持續與社會互動，除了維持自身生理健康之外，也能夠強化社會及心理的健康。與社會互動的方式，除了在社區大學繼續進修或參與社區活動之外，擔任志工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臺灣人口老化速度快速，根據衛福部統計處資料顯示，台灣目前 65 歲以上老人約 344 萬人約占總人口 14%，進入高齡化社會，到了 2025 年老年人口更將達 473 萬人，占總人口 20%，進入超高齡社會。為了回應未來高齡社會可能的挑戰與需求，本文建議政府宜提出支持高齡志願服務獎勵及終身學習刺激之政策，同時亦強化家庭與社區照顧及健康體系，保障老年經濟安全與促進人力資源再運用，提供高齡者友善社會參與之環境及完善高齡教育系統等對策，以緩解高齡化問題。



關鍵字：人口高齡化、積極老化、高齡志工



壹、前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提供的資料顯示，全球年人口化情形嚴重，目前全球人口比例年齡 65 歲以上的人增長的速度較其他年齡階層來的更快，1970 年至 2025 年間，老年人中預計增長 223%。在 2025 年預估老年人口數將達致約 12 億人，其中 80% 的老人將集中在發展中國家。人口老齡化是人類的最大的一個挑戰。進入 21 世紀後，全球人口老化將增加所有國家經濟和社會的需求。人口快速高齡化其主要原因乃是平均餘命的增長及出生率的下降，而人口高齡化將導致勞動人口下降、依賴人口上升，相關社會保險及健康照護支出增加，進而增加國家財源及醫療資源的負擔(Lamdin & Fugate,1997)。但相關研究亦顯示，老年資源是珍貴的，值得國家社會結構珍視，世界衛生組織也提出為因應世界老年人口老化，國際組織、各國政府和民間社會制定積極老化政策和計劃提高健康有其必要性。

台灣近十年因人口老化快速，「如何健康老化」已經成為人民最關心的議題之一，為迎接高齡化社會來臨，未來台灣的健康老化政策勢必服膺老化潮流，而相關老人福利輸送相關預算比例也將越來越高。目前台灣高齡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已臻14%，相對受到退休人口不斷增加與少子化趨勢的影響，工作人口比例也隨著減少，平均每位工作人口所需擔負的扶養老人責任，也將隨著高齡人口增加，一年比一年沈重（內政部統計處，2018）。1951至1971年間，台灣高齡人口的「依賴比」約在5%，意指每二十位工作年齡人口共同扶養一位老人。2007年7月，依賴比已升至14%，也就是每7.1位工作人口扶養一位老人。依此速度，到2026年變成每3.3人就需扶養一位老人，2051年更將成為每1.5個工作人口扶養一老人。隨著高齡人口依賴比不斷升高，高齡人口對工作人口所帶來的經濟需求及安養負擔也將越來越大。另外我國自1993年年符合世界衛生組織（WHO）所定義老人人口達總人口7%的「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指標後，截至2015年底，老年人口數為293萬8,579人占總人口數的12.51%，而據經建會推估（經建會，2009：64）：我國老年人口更於今年（2018年）達344萬，正式進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時至2025年老年人口推估將佔總人口比例20%而邁入「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而由於人口老化急遽增加，



平均壽命不斷延長，台灣傳統社會福利不僅面臨新的挑戰，更出現改革新契機。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02年提出「活躍老化政策框架(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中，其中包括三大支柱：健康、參與及安全，用來提升年老之後的生活品質，強調透過「老年人的社會參與」、「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對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及生命安全的確保」等策略促使高齡者參與社會活動。因此，政府於相關高齡參與之政策與實務上應有更多積極之措施，未來方能促進高齡者積極參與社會服務，並提升長者社會參與相關技能，以協助高齡者健康老化。

貳、人口高齡化

隨著人類平均餘命增加、醫藥發達與生育率持續低迷，全球高齡化議題引致關注。世界聯合國粗估，2009 至2050 年間已開發國家60 歲以上人口會成長50%以上，開發中國家由4 億人成長到16億人，約占80%的老年人口。2012年，主要國家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最高的前五名分別是日本24.1%、義大利20.8%、德國20.7%、瑞典19.1%和芬蘭18.8%，我國則是11.2%。至2013 年，全球65 歲以上人口占8%，五大洲中以歐洲16%最高，非洲4%最低，亞洲是7%，其中以東亞最高是11%。2018年台灣老年人口占14%，不過人口快速老化的現象卻是世界之最。世界主要國家由高齡化（7%）至高齡社會（14%），法國經歷了126 年、瑞典84 年、美國71 年、英國46 年、德國39 年。相較之下，台灣僅花了24 年，堪稱老化速度最快的，緊接著邁入超高齡社會（14 ~ 20%）更縮短為7年。

我國2016 年老年人口首度超越幼年人口。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計來預測人口的變化，2061 年我國41%的人口由65 歲以上的高齡者組成，4 人中就有1 人大於85 歲；韓國是40.1%，位居第2；日本是39.9%，排名第3。美國人口調查局推估在2060 年時，65 歲以上人口將達21.9%。可見我國老化情勢較嚴重。我國在各項老化評估指標中，以老化指數成長速度最快。老化指數是指65 歲以上人口除以0 ~ 14 歲人口後的百分比，用來衡量人口老化程度。2013 年時我國是88.57%，雖介於開發中國家的20.69%與已開發國家的106.25%之間，但到2060 年時老年人口約為幼年人口的4.6 倍，老化指數將高達468.5%，排名



世界第1，之後是日本437.8%、韓國394.0%。另外，老化社會的老年性比例各國都少於100，意味著女性人口多於男性，我國性比率為99.55%，男性比率持續降低，與1949年大量男性移民逐年老化凋零有關。我國2013年人口扶養比是35.19%，低於開發中國家的53.85%與已開發國家的49.25%。扶老比說明國家的扶養壓力，也間接反映經濟活力萎縮潛勢。我國2015年扶老比是16.53%，屬較低者。然而，預估到2026年我國3.2個具工作能力的人須扶養1個老人，2061年時將是1.2個就要扶養1個，負擔沉重。

全世界人口高齡化是人類最大的挑戰之一，或許也可以找到其優勢之處，2010年全世界有23個國家的老年人口消費市場規模，已超越青少年消費市場，到2040年更將近100個國家如此。這一點勢必讓各國國內消費市場秩序重新洗牌。在勞動力規模方面，若全球總人口增幅落後老年人口增幅，將導致勞動人口比例萎縮。但目前美、德等國高齡勞工持續工作的比例均明顯提升，背後原因是政策改變與教育水準提高，讓高齡勞工持續工作。尤其是隨著自動化到來，動力、技術、管理經驗將更能提升生產力，若生產力能大幅成長，那麼勞動人口萎縮未必會抑制經濟成長。而這也正呼籲了聯合國提出的"積極老化"（active ageing）概念。

參、積極老化

聯合國會員大會於1991年通過「聯合國老人綱領」（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older people），提出獨立、參與、照顧、自我充實及尊嚴等五大主題，希望協助全世界老年人度過充實的晚年生活，而世界衛生組織於2002年亦提出了"積極老化"（active ageing）的觀點，其概念亦在於扶持老人能從社會撤退轉換成參與融合，持續參與社會經濟生活、志願服務或終身學習。

因應人口高齡化之趨勢，老化應成為一個積極的過程，讓長者有更多的社會參與和環境融合，老人活動理論亦指出，老人若能保持活躍並與社會環境維持交流，較能成功老化（Spence,1975）。



世界衛生組織採用"積極老化" (active ageing)來表達實現這一願景的過程。根據 WHO 之定義，積極的老化是過程優化健康機會，參與和安全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積極的老化適用於個人和家庭人口群體。它可以讓人們認識他們的身體，社交和心理潛力在整個人生的過程中，以及根據自己的需要參與社會，願望和能力，同時提供他們具有適當的保護，安全和護理當他們需要幫助時。

世界衛生組織亦曾在 2002 年提出「健康」的定義:是指身體、心理和社會處於和諧的地步。因此，在積極的老化框架下，促進心理健康和社交關係與那些改善身體體質一樣重要。另外老人保有自主性和獨立性亦是重要的關鍵目標和決策。為了讓老化成為正向的經驗，世界衛生組織定義「活躍老化」是指一個人在年老時，應該優化其在「健康」、「參與」與「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水準，從而改善生活品質，也就是「持續參與社會、經濟、文化與公眾事務等，而不只是在身體活動能力或參與勞動能力等方面」，強調老年人積極參與各種活動的重要性。其提出「活躍老化政策框架(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中，其中包括三大支柱：健康、參與及安全，用來提升年老之後的生活品質，強調透過「老年人的社會參與」、「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對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及生命安全的確保」等策略，來因應人口老化的問題。該報告也提出影響活躍老化之相關因素，分別為：文化（文化形塑了人們老化的方式，並影響社會大眾對老年的看法）、性別、健康及社會服務（健康促進、疾病預防、醫療服務、心理健康服務及長期照護）、行為因素（避免抽菸、身體活動、健康飲食、口腔健康、飲酒、用藥和日常生活習慣等）、個人因素（智能與認知能力是活躍老化和長壽的重要預測因子）、物質環境因素（環境會影響老人的生活獨立性與生活模式）、社會環境因素（包括社會支持）和經濟因素（包含收入、社會安全及工作）。而台灣近年因應 WHO 活躍老化政策，強調要持續倡導國民身心健康、老年經濟安全、老人照顧服務，以及健康導向之衛生醫療體系，亦由教育部、勞動部、內政部與衛福部等相關單位，推動政策包括：2006 年「邁向高齡社會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2008 年「高齡化社會勞動政策白皮書」、2013 年「友善關懷老人服務方案」及 2013 年「營造高齡友善環境施政計畫」，欲達成老人的終身學習權益、促進老人的身心健康、維護



老人的自主與尊嚴、鼓勵老人社會參與、強化老人的家庭人際關係、營造世代間相融合的社會、提升老人教育人員的專業素養等目標。

肆、高齡志工

世界衛生組織「積極老化」政策架構所稱的積極活躍並不單指身體的活動或是加入勞動市場，而是指持續對社會、經濟、文化、及公民事務的參與，希望高齡者在退休之後，能夠持續與社會互動，除了維持自身生理健康之外，也能夠強化社會及心理的健康。與社會互動的方式，除了在社區大學繼續進修或參與社區活動之外，擔任志工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由於臺灣人口老化速度快速，根據衛福部統計處資料顯示，台灣目前 65 歲以上老人約 344 萬人約占總人口 14%，進入高齡化社會，到了 2025 年老年人口更將達 473 萬人，占總人口 20%，進入超高齡社會。為了回應未來高齡社會可能的挑戰與需求，政府積極推動各項工作，其中鼓勵高齡者參與志工工作就是其中一項。

一、高齡志願服務意義

志願性服務工作者與專業人員參與組織的動機有極大的差異，專業人員將工作視為收入及穩定生活的依靠，而志工則是將志願性服務視為滿足精神生活及充實生命的來源（司徒達賢，1999）。美國全國社工人員協會將志工定義為：參與志願團體的工作者，而自願團體則是本自我意願與選擇而結合之團體。國內於 2001 年曾公佈志願服務法，其對志願性服務之定義為出於自由意志，非基於個人義務或法律責任，秉誠心以知識、體能、勞力、經驗、時間等貢獻社會，不以報酬為目的，以提高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作為之輔助性服務。

Ellis 和 Noyes（1990）對志工的定義為一群視社會責任為自己義務的工作者，不以個人利益為關注點。另外 Stenzel 和 Feeney（1968）指出志工有五種不同基本理念（引自程香儒，2000）：第一、志工並非是生涯工作者，志願性服務是無酬勞的，可以自由決定對組織提供的心力。第二、志工所提供的服務是不支薪的，僅可以申請交通費、餐費或參加研討費與訓練費用。第三、志工與機構內的專職人員，具有不同的責任。第四、志工對於志願服務有不同的使命與



背景，不像專職人員需要有專業的背景與學經歷。第五、志工對於組織認同程度不同。

志願服務潛在的優點是擴大組織的生產力、創造性運用、勞動力、專業技能、能力的貢獻。創造性的運用、勞動力、技能、活力等公民貢獻可以使得組織運用不同的方法盡可能的提供服務，增強服務或是方案提供的品質。在緊急狀況、服務滿載時、測試新開創的活動或改革行動時維持機構的正常運作。一個設計良好的志願服務方案也使得員工更懂得利用時間創造出更好效能，志工們能高度緩和培訓日常例行的服務提供人員，使他們自由地集中心力在專業經驗與背景需求上要負責的責任與任務，以給予最高品質的服務，這樣一來，志工運用有限資源來增加組織的才能。

志工通常也會被要求參與一些職前訓練，其設計的訓練方案，包括各種的活動、興趣和技術，而此些活動皆會被反映至個人努力成果上。志工的管理者若想凝聚團隊信念，就要了解志工的想法與動機；而志工管理者的態度也會影響到志工對組織的承諾與工作的績效。管理者必須創造出一些有意義的活動，讓志工與組織目標有共同相依的感覺，當然也得設計出一套完善的績效評估標準。醫院組織通常設立兩種系統，一為監督系統，其輔佐志工的督導，讓每一個組織清楚地了解是否達到成果標準。另一為文件系統，其能清楚的紀錄志工工作時間和活動。

而高齡者參與志工工作的意義，主要可從個人及社會兩個層面來看，從個人層次來看，高齡者透過參與志工工作，除了在知識、技能、社交、情緒等方面獲得成長與改變外，也能降低老而無用的負面印象，讓個人獲得心理滿足，提升自我價值，並增進對社會的歸屬感；在社會層面上，則可實現民主社會參與服務的理念，讓高齡者成為貢獻者，甚或生產者的角色。游麗裡（2015）曾以志願服務相關實證的調查研究結果進行歸納，相關研究中指出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大致可分兩項：

(一)利人動機



針對社會情境因素所表現的行為及心理反應，例如善盡社會責任、回饋社會、服務弱勢族群。當高齡志工發現自己真的能為機構盡心分勞時，配合度會增加，社會倡導與相關機構的宣傳更加強高齡者服務社會的動力。

(二)利己動機

- 1.滿足自我需求，以個人想法和價值來決定是否參與志願服務，這種參與動力重視自我成長，如求取經驗需求、成就需求等。因此，高齡者投入志願服務會考慮是否能從中獲得知識、生活目標與自我價值感。
- 2.維持社會關係，強調與他人所產生的互動，例如填補退休後空閒時間、可以認識更多朋友、擴大生活圈，並會以團體的規範是否彈性合宜、對社會關係網絡影響來決定是否參與。當高齡者抱持「建立社會關係」動機來參與志願服務工作，持續參與度也會提高。

Komp(2012)曾指出參與志願服務讓高齡長者更能有效且積極地面對老化事實，且能面對社會壓力；Theodore(2013)亦針對美國愛達荷州西南部的高齡志工進行研究，研究發現自從參與志願服務後，高齡者在生活中得到了一些改善。受訪者表示認為他們的成就感及人生目的獲得滿足，能力能有所發揮，並且期待著每一個新的一天，從志願服務中亦獲致自我價值感，身體素質健康，心理健康和整體幸福感，從他們的整體生活質量都有了顯著的提高。另該研究亦提出高齡男性和女性的差異，高齡女性參與志願服務在生活質量上比男性有更顯著的變化；而在Morrow(2010)的研究中發現高齡志願者比年輕志願者對組織之承諾的時間更長，擁有更多人力和社會資本的老年人傾向於志願服務，並且也充分支持志願工作與幸福感之間存在相互關係；Principi, Lindley, Perek and Turek(2012)則針對歐洲八個國家的74個志願組織進行研究，發現高齡志工具具有相當多的知識、技能、經驗、可靠性和堅定承諾。而國內學者呂朝賢、鄭清霞(2005)借用Verba之理論解釋民眾參與志願服務的因素大致可歸納為三種：意願、能力與機會。意願因素可用慈善行為經驗、宗教信仰及性別等作為指標。而在能力方面，從事志願服務工作除有時間、有健康的身體外，個人的技能亦會影響個人志願服務參與的機會，其中技能包括認知能力、公民能力，以及掌握資訊、創新能力。至於機會因素則是指有無適當的機會，且機會訊息之傳播



通常發生在個人的社會網絡內，故當個人參加的正式組織愈多，個人的社會脈絡愈緊密時，就有較高可能的志願服務參與；另葉志誠（2012）亦提出高齡長者參與志願服務之三項具體目標，包含提供自身生命歷程的教育機會、協助認識自我及促進社會貢獻以及踴躍參與家庭與社區生活，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除游麗裡（2015）提出之「利人動機」及「利己動機」外，應可再歸納增加「社會因素」動機：針對政策、社會或社區情境及意識型態或價值觀等等特殊的因素，有目的的加入志願服務，所表現的參與志願服務的行動，例如：受機構吸引、重要他人的邀約、社會認同的需求等。

二、台灣高齡志工現況

聯合國大會至 1985 年宣佈每年的 12 月 5 日為「國際志願服務日」，且至 2001 年首度宣佈「國際志工年」，其提出國際志工目標有四：增進對志願服務的認識、促進志願服務的實踐、志願服務的連結與傳播及志願服務的倡導與推廣（黃源協，2001）。台灣自 1995 年開始推出「祥和計畫」，旨在拓展民眾的公共參與，而至 2001 年，為響應國際志工年，我國志願服務法公布實施，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資料，1998 年志願服務人數為 38,601 人，至 2016 年底共有 262,206 人，1998 年總志願服務時數為 4,076,612 小時，至 2016 年底志願服務時數達致 40,096,000 小時，服務人數及服務時數皆有大幅的增長，除顯示國家積極推動志願服務之相關政策，也證明了國人對公共事業的積極參與。而 2016 年之志願服務人數中，65 歲以上就佔 20.11%，於各年齡層佔最大宗，也說明了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的潮流，我們亦從相關數據了解到高齡參與志願服務的時數有逐年增歌的趨勢，無論是從社會資本角度或是長者融合之層面，皆可以體悟到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之真義，故國家社會推動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是有所其必要性。

伍、結語與建議

我國人口老化加劇，凸顯老人健康與社會參與之重要性，本文建議政府宜提出支持高齡志願服務獎勵及終身學習刺激之政策，同時亦強化家庭與社區照



顧及健康體系，保障老年經濟安全與促進人力資源再運用，提供高齡者友善社會參與之環境及完善高齡教育系統等對策，以緩解高齡化問題。

另本文亦強調各任用單位須針對高齡志工之服務有更完善之工作評估，一般高齡志工管理較少組織願意進行評估，原因在於普遍認為志工屬志願性服務工作，且已臻於高齡，若有評估動作，可能影響高齡志工對其組織志願服務的意願。但因非營利組織在近年來迅速增加，志工的素質需求則越來越受重視，於是乎對志工的評估也相形重要。而需要評估的乃是志工的效力與效能，效力之研究在討論方案達到了哪些目標，達到了哪些需求，如：服務多少個客戶及其服務的品質如何；效能則著重資源的運用，會去比較志工的成本花費與提供給客戶的服務是否具有效性，如：比較志工與職工的成本花費及所能提供服務的收益。而在服務過程中，可以評估高齡志工的任務表現、工作時的技術與能力、職位的領導能力、工作演出、對方案的滿意度、所貢獻出的時間、留職意願以及職工對他們效力的支持。過程評估同時也在檢測方案的協調性與管理、志工任務的指派、管理的適當性、訓練的有效性、全體員工與預算能夠支持的程度、被期望的表現結果。所以本文建議相關單位管理者必須建立一套完善之高齡志工評估標準。

另外提升高齡志工之組織承諾亦是重要關鍵因素，Steers (1977) 曾提出關於影響志工組織承諾的因果模型，而此模型包含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自變項，包括了個人特質、工作性質及工作經驗；第二部分則是依變項，也就是工作績效、留職意願及出席率。此模型預測了幾項結果：第一、組織承諾愈高，其對組織維持的慾望也愈強烈；第二、組織承諾愈高，則會有愈高之參與率；第三、組織承諾愈高，會有更正向積極的態度；最後則是組織承諾愈高會有更完美的表現。而 Mowday (1982) 更詳述了組織承諾的自變項與依變項，自變項包括了個人特徵、角色特徵、組織特徵及工作經驗，其中個人特徵變項包括了年齡、年資、教育年數、性別、種族及人格特質變項；角色特徵變項包括工作範圍、角色衝突、角色模糊等；組織特徵變項包括組織規範、工會介入、控制制度、分權制度及決策參與制度；工作經驗變項包括組織可依賴性、期望程度及群體規範。而依變項則是工作績效、年資、缺勤及怠工。



組織要徹底的達成高齡志工服務之效益，高齡志工個人的目標必須要與組織使命相連結，而如需提升高齡志工工作效力的增加，組織便得持續進行需求評估或提升高齡志工的喜好。另一方面組織也得必須考量整合高齡志工進入組織內的組織結構，組織結構的調整安排包括：評估高齡志工的的努力及方案執行部門的分權方法。任用單位除考量高齡志工之工作績效及組織承諾等因素外，另增進高齡者參與志願服務意願，高齡志願服務者之社會參與經驗也是重要因素，政府與組織需構思在地老人的在地屬性設計相關課程，以配合在地長者之民俗習慣，以拉近與長者之關係，另也可增加高齡者的榮譽感及向心力，以提高高齡者的融合度與參與度。增加長者對組織的歸屬感及責任感，運用高齡者有意願且可長時間參與志願服務，建立高齡志願服務者之資源網絡。



文獻參考

- 內政部(2018)。〈老年人口數統計數字〉。2018年6月1日，檢自 https://www.moi.gov.tw/chi/chi_site/stat/chart.aspx?ChartID=S0401
- 呂朝賢、鄭清霞(2005)。〈中老年人參與志願服務的影響因素分析〉。《臺大社工學刊》，12：1-50。
- 司徒達賢(1999)。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台北：天下遠見出版。
- 葉至誠(2012)。高齡者社會參與。新北市：揚智文化。
- 黃源協(2001a)。〈祥和計畫經費補助與績優表揚之成效與檢討〉。《社區發展季刊》，93：216-220。
- 游麗裡(2015)。〈臺灣高齡志工的現況〉，《2015兩岸社會福利論壇》，頁229-240。
- 程香儒(2000)。《組織使命對志工組織承諾相關因素之研究—以高雄市三家非營利組織為例》，中山大學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Ellis S.J. & Noyes, K.K. (1990). *By the people: A history of American as volunteer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 Komp, K., van Tilburg, T., & van Groenou, M. B. (2012). Age, retirement, and health as factors in volunteering in later life.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1, 280-299.
- Lamdin, L. & Fugate, M. (1997). *Elder Learning: new frontier from in an aging society*. AZ: The Oryx Press.
- Morrow-Howell, N. (2010). Volunteering in later life: Research frontier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65, 461-469.
- Mowday, R.T., L.W. Porter, & R.M. Steers (1982). *Employee-Organization Linkages-The Psychology of Commitment, Absenteeism, and Turnove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Principi, A., Lindley, R., Perek-Biaslas, J., & Turek, K. (2012). Volunteering in older age: An 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33, 685-703.
- Spence, D.R. (1975). The meaning of eng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6, 193-198.
- Steers, R. M. (1977).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2:47-56.
- Theodore W. McDonald, Erica L. Chown. (2013). The Impact of Volunteering on Seniors'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An Assessment of the Retired and Senior Volunteer Program. *Psychology*, 4, No.3A, 283-290.
-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012), *Age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Celebration and A Challenge*.
- WHO (2002),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pril 2002.
- Utterback, J., & Heyman, S. R. (1984). An examination of methods in the evaluation of volunteer programs.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 7(3), 229-235.



Active Ageing and The Coping of Elderly Volunteers

Chang-Yin Tsai¹ 、 Chao-Hsien Leu²

¹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fe and Death of Nanhua University

²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of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2002,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Active Ageing". The concept is to help the elderly to switch from social withdrawal to participation in integration, and to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volunteer service or lifelong learning. The activeness of its policy structure does not mean physical activity or particip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but rather the continue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civic affairs. It is hoped that the elderly will continue to interact with society after retirement. In addition to maintaining physical health, it also strengthen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In addition to continuing to pursue further studies or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in community colleges, volunteering is also a good option. Taiwan's population is aging rapidly.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of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about 3.44 million people in Taiwan over the age of 65 account for about 14%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the aging society, the number of elderly people will reach 4.73 million in 2025. With a population of 20%, it enters a super-age society. In response to the possible challenges and needs of the elderly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pose a policy of supporting senior age volunteer service incentives and lifelong learning incentives,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family and community care and health systems to protect the economic security of the elderly and promote the re-use of human resources. We will provide an environment for the elderly to participate in a friendly society and improve the education system for the elderly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 of aging.

Key Words : Population Aging 、 Active Ageing 、 Elderly Volunteers

